



又
抄
5
1

陝北鳥廠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初版

陝北鳥瞰

每冊定價國幣九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作者 馬季鈴等

出版者 正義出版社

發行者 正義出版社

印刷者 正義出版社

陝北鳥瞰目錄

陝北鳥瞰（代序）

沒有太陽的延安

行路難

蟠龍點派

唉，安塞

開荒

解放社

鋤奸部

「抗大」所謂「革命的重工業」

看花宮

大風光

荒涼的藝術之宮

安吳青訓班

破汽車修理廠

陝北鳥瞰

馬季鈴

馬季鈴

丘心源

馬湘藩

丘心源

黃明灼

丘心源

李漢輝

何茂生

馬季鈴

杜根

俞謙

俞謙

許霖生

陝北鳥瞰

鬥爭會上

征途上

作者介紹（附頁）

周翔舞

集體寫作

陝北鳥瞰

(代序)

「你，走入祖國的一個特殊區域了！」

「你立足在這塊異樣的土地上，望望四週，回顧一下後面，自然而然，一種悵惘的情緒，會塞住了你的胸膛……」

踏着十二月沒脛的積雪，在陝北高地上，不知走了多少路。當我們走過黃帝寢陵，跨過了洛川，踏進了酈縣境界的時候，人爲的環境，立刻驚醒你：「你走入祖國的一個特殊區域了！」

假使你是坐汽車的話，那末，城門口車站上的衛兵，一定要一一檢查，從你的行李，直到你的來蹤去跡，如果你要在所謂「邊區」停留的話，那末，頭痛的事就更多：路條之外，更要鋪保，身份證明……等等。據說，這樣爲的是防止「奸細」混入這「神聖的土地」。自然，這種情形你不坐汽車，走小路也一樣：不過，檢查你的人，是手執紅纓槍的老鄉而已。

現在，你已立足在這塊異樣的土地上了，你望望四週，你回顧一下來路，自然而然，一種悵惘的情緒，會塞住了你的胸膛，這裏的人，對於一個異鄉旅客，都用一雙冷眼注視着，使得你的行動大大偏促起來。

不錯，這裏的氣候是比較冷了；而且，經歷也一定告訴你，你一路而來，是往不斷的在爬山，山，離海面是愈走愈高了。

請你登上我「心上的飛機」，面前攤開了一張陝西省空地圖，居高臨下的來鳥瞰這特殊的區域吧！

下界，「一片刺目的銀光，耀得我們的眼花，啊，離開關中平原已經很遠了！山上的雪，不斷的在積起來，周圍的空氣逼攏來，把你呼出來的炭氣，在鼻孔裏結成絲絲的冰；假如你沒有一個大的口罩或鼻罩，那你要受苦楚了。

儘是山連山，山連天的茫茫山叢，地圖會告訴你：「這裏是六盤山支脈，橫山脈，與梁山脈的蟠結所在，已經是延安上空」；再高上去，就可以把所謂「陝甘甯邊區」的陝北中心區都見到了。我們底下是所謂「延安直轄市」。向東望去，那滔滔的黃河邊上的兩個小城，是延川與延長；從此向北直上，有清澗綏德兩縣；在西北山叢裏，還有一寨橫山；加上我們剛才經過的麟縣，甘泉，與延安三縣，那末，陝北中心區，共有一市九縣。

你一定早已聽說過，在這許多縣裏，都有兩個縣長，一個是中央委任的，一個是「邊區政府」由所謂民主選舉出來的。中央委任的縣長，住在城裏，而且行政區域，也往往只及一城，城外都是「邊區」縣長的世界，所以，他們譏笑中央的縣長，叫「城長」。

「邊區」的縣長，住在鄉下，平常一個外面去的人，是不容易找到他的，因為，他住的地方既偏僻，而且穿的像個「土包子」，一副土頭土腦的樣子，還多半不識字，你說奇怪嗎？他們會安慰你：他「文化水準」雖然不高，但是，「政治水準」却很高；據說是所謂「曾經領導「革命」過來的」，所以老百姓都要惶恐地擁護他。你大概懂得，所謂「邊區」的縣長，就是這類人！

好，讓我們的飛機再回東北飛吧。這是荒涼的地區了。你看，東面是黃河，北面是長城，長城外，就有沙漠。這裏，就是所謂神府分區，包括兩個縣——神木與府谷。山，豎得更高，寒風凜凜，下望人烟寥寥：「好個荒涼地區呀！」雖然是白天，狼與野豬那類小猛獸，他敢在山上覓食，所以，廿七年夏天，日本鬼子渡河到這裏，也搖搖頭嘆嘆氣，回去了！沿着長城往西，五六百里過去了，靖邊、安邊、定邊，陸續在翅膀底下掠過，我們的機頭已跨入甯夏省了。那底下亮晶晶的一個小湖，就是「邊區」政府的大財源——鹽池。爲了爭奪鹽池，曾和馬主席血戰幾次；現在附近山上，還是碉堡林立，有大軍在那兒埋伏，安邊，靖邊，定邊，加上鹽池，就稱爲三邊分區。

從此，我們的飛機，又要向南轉，現在面對陽光，覺得滿身溫暖了；不錯，此刻我們底下的環境，也較剛才所經過的，要暖和，熱鬧。這裏是「邊區政府」的倉庫，所產麥與棉花，是每年有餘，而且還有點大米出產呢！慶環分區管轄環縣，曲子，華池，固

北四縣，全在甘肅境內；關中分區是界在陝甘邊境，也轄四縣，就是正甯，甯縣，淳化，枸邑。這一帶地方，不但出產豐富，而且人烟也較稠密。「陝甘甯邊區」，自稱有二百萬人口，倒有百分之四十，是住在這鎮的。

此外，在「邊區政府」的機關報新中華報上，的確，我們時常看到什麼子丹縣，新正縣……等，不見經傳的新縣份，聰明人一想就明白，這是共產黨的「創作」；我們一來不明白這些新縣份的轄地，二來沒有代為宣傳的必要，誰耐煩追究這些新花樣呢？

沒有太陽的延安

馬季鈴

住在延安的人，是不大容易看到太陽的……因爲，太陽是喜歡海闊天空的，那狹小的世界，叫他怎樣插足呢？

在延安的人，看不見太陽；連國旗上的青天白日，也只看到一個啊！

一，破碎的古城

假如說延安曾經一度出過風頭，一度熱鬧過的話，那麼，這風頭是冷落了。

城，已經破碎得不像樣，城裏沒有座完整的屋子，也沒有個居民，炸彈把一切房屋都「平等」了！到處都是炸彈坑，碎磚瓦礫堆滿了大街小巷，全城中央的鐘樓，四個角炸去了三個，樓壁像破棉襖樣。一片一片的撕爛了，一口古銅的大鐘，孤零零的吊在半

空中！

延安城直像一個荒塚，城門口沒精打采站着的衛兵，正像墳墓園管理人。

二，凍死了的延河

十二月的風刮着，雪下着。

山尖是厚厚的雪，山下也是厚厚的雪，雪，還不時的下着，漫天遍野的雪，雪封着延安。

住在延安的人，是不容易看到太陽的！特別在冬天，更難以接近陽光的愛撫，因為太陽是喜歡海闊天空的，那狹小的世界，叫他怎樣插足呢？

風，整天整夜在山溝裏刮着，空氣是愈刮愈冷。延河終結凍死了，冰，從河面結到底。

每天早上，在東關，見一羣一羣的老鄉，趕了毛驢駝着貨物，從冰面上走過，到南門外的新市場，與所謂北市場，去做買賣。除此以外，在吃晚飯以前，你很難在延河旁邊見到人影了。

清涼山腳下幾十個炸彈坑，訴說着延河的命運。

緊靠延河的東岸，在不到三百米遠的一條線上，勻整地散佈着二十多個五百磅的炸彈坑；每個坑的直徑有四五公尺，這坑與坑的距離，最近的連在一起，遠一點的也不過

十公尺，多半在五至六公尺之間；現在，坑里都備滿了水——不之冰，雪！

誰不怕死？誰不要命？日本帝國主義是不管你們「革命家」的真假的，於是，延安的人逃了，搬場了，搬不了逃不義逃上山去，躲在壑洞里，防空時間輕易不下山。

這是延安的命運，這是延水的命運！現在，除了傍晚時分，幽靈似的一羣人物，在河面上散散步，以及滑滑冰以外，你就是只見它靜悄悄的殞死着。

三、「六城風」們的生活

愛羅先珂的桃色的雲裏所寫的那隻小生物，雖然喜歡暖與與新鮮的空氣，可是，他怕光明，只在深夜裏才敢鑽出地洞，承受一點地面餘溫，來幾下深呼吸。

在延安的人的生活是同它相彷彿的。

清晨，軍號在山溝裏四百八方的響，你可以知道，這是下山的時候了。人，都從黑越越的壑洞裏走下來，跑上幾個步，做些早操，唱他幾個不入調的歌，天大明了，你得動作快些，趕緊洗個臉，盥個吧，不然，警報，危險！

以後，就是不見太陽的生活了。

在延安的青年，都是在所謂加緊「學習」中——加緊馬列主義的學習。學習生活，也的確緊張。當學生的不消說，上課的時候，當然是聽「教員同志」講馬列主義；下了課，就看指定的參考書；再不然，就是開討論會，座談會。反正學生的命運就是學習，

你得一天到晚的學習，此外，他們高喊着提高幹部理論水平，於是，一切幹部也忙於馬克斯、牛克斯的學習。據說，每個幹部，每天有至少二小時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學習時間；每星期，還有一「中央」的高級幹部，給他們上一次課，除此以外，就是不可少的討論會與檢討會了。

另外，一般路過延安的青年，只要你住上幾天，也就馬上把你編入學習小組，指定學習科目，供給參考書，發給討論題，很快地，你就捲入學習漩渦裏了。你還可以時常去聽「中央」要人的政治報告，以及時事研究會的時事報告，那都是在下午四時以後舉行。

這樣，你一天到晚也就沒什麼空閒了，你得在籠籠裏安心坐着，再不用出來東闖西闖，也沒有什麼時間來給你靜靜地想想。

所以，在延安住上一個時期，馬列主義你就聽得很熟，「同志，你的話，主觀上雖然是……但是客觀上造成了……」一類的話，也就說得十分像煞有介事。

延安負責領導學習的人，爲了他們的特殊企圖，辦事也實在認真。凡是中共所出版的刊物，每個在延安青年，都可不費力的看到，解放，新中華報不消說，就是遠在重慶的新華日報，羣衆週刊，華北的抗敵日報，新華日報華北版，也都能看到。

中共所稱「友黨」的書報，在延安是找不到的。

新華書店與各處合作社裏所陳列的儘是解放社出版的毛邊書，假使你也能找到些光邊書，有着漂亮的封面的書的話，那末，這一定是重慶「進步」的書店所出版的書；再不然，便是蘇聯版的中文書……所以，這裏的思想，雖然很「自由」，但你一天到晚聽的，看的，自然而然，迫着你向一個他們特殊企圖的方向走。

學習，學習，整天的學習，青年的責任在學習，學習高於一切！誰說這種理論是錯誤的？誰說一天到晚在窯洞裏是沒味的？你要是放下書來，找人談談心吧，特別是找老鄉來談談鄉情，都是會遭到「批評」的，「封建思想殘餘」「家鄉觀念太重」，就夠把你嘴封住了！你要露出一點對這些生活表示厭惡，或是希望介紹到「邊區」以外去工作，那你一定是吃不起苦，想享福，或者是另有背景！

在延安，你不必去找什麼朋友，或者老鄉，因為，你即使找到了，他也是支支吾吾不告訴你什麼地方，幹什麼事，當然更沒有話可談；你也不必給家裏或朋友寫信，因為，多半是要「石沉大海」的！

夠了，我們再不必多講青年在延安的生活吧，在窯洞裏能幹什麼呢？

現在，太陽下山了，防空時間已過，「土撥鼠」們出洞了，讓我們再來瞧瞧「土撥鼠」們的夜生活吧。

四，「解放」的時候

夜，是解放的時候：是住在延安的青年，比較「解放」的時候。

這時已沒空襲的危險，更沒有討論會，批評會的糾纏；而山溝裏的商店，也都是店門大開——特別是吃飯店，刀叉叮噠，一股股的油膩香味，直撲你的鼻子。

整年整月只吃小米，蔬菜的肚子，是對吃，特別有興味的；「請客」之風，在延安也就特別盛。假使你有錢，那末，毫不疑遲地要進館子請客了，反之，你就只想「打游擊」。西北菜社，機關合作社，以及一切飯館，都是生意興隆。

要是你有什麼「情人」，現在也是最好會面的時候。你看，馬路上，延河旁邊，不是一對對的在……嗎？

倘使你還是單一人，那麼，趕快到「蘆溝橋」邊去練習滑冰——所謂「蘆溝橋」並不是偉大民族抗戰開始地的那座橋，乃是指女大校門口那座木橋。蘆溝橋爆發了「七七」。而七七是牛郎織女相會的佳期。這就是女大門口有「游擊」可打，所以蘆溝橋畔，每天傍晚，倒是人山人海。

青年人是喜歡熱鬧的，青年人是愛好娛樂的，中共對青年這個心裏抓得很緊。他們很知道，延安的窯洞，小米，破書，對青年是沒有興味的，調劑的辦法，便是「學習的時候加緊學習，娛樂的時候儘情娛樂」，「誰不會樂樂就不會工作」。

晚會也的確多！如果你在抗大或在陝公讀上三四個月書，你會碰上五六十次晚會（

就是說平均兩三天有一個晚會，各個學校都有劇團的組織，另外還有什麼烽火劇團，青救劇團，民衆劇團……等，專門劇團。北門外的大禮堂，就像劇院一樣，時常在演戲，另還有架電影機，有十幾張蘇聯片子，逢年逢節，也在大禮堂傍邊的廣場上開映。

你讀到這裏，也許覺得延安的夜生活很豐富吧？不錯，吃館子，找女人，娛樂，人住除了工作以外，就是這些嗎？然而，這正也是共黨拉攏青年的另一法門，這些東西會使一個初出茅蘆的青年，對延安發生戀戀之情，何況娛樂場的內容，又都是延安的創作，無論一支歌也好，一個活報也好，以至集體創作的大劇，舊形式新內容的秦腔……那一樣不滲透着馬列主義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娛樂是最好的教育」，陝公的政治部主任，曾經這樣坦白的說過。

五、夜的另一方面

來看看這古城夜景的另一面。又一個通鋪，最長最寬最亮。

入夜，這殘破的古城，被黑幕掩住了，城裏是一片漆黑。假使你一定要搜索這古城的蹤跡的話，那麼，請你挺起胸來，昂頭向上望，伴山裏燈光閃爍，遠遠看來，倒也有些都市風味——那糾結亂的人們，夢幻似地說它是「東方的莫斯科」；然而，事實是你失望得很，它現在不還是一座被轟炸得一片瓦礫的死城而已，那一點燈光，是從四週山腰裏的窖洞中發出來的。

生活在這古城裏的人，是失去了光明的啊！

如果你有十二萬分的勇氣，而又意志非常堅強，定要來欣賞這古城之夜，那麼，請你漫步入城吧。你儘可以踱着方步，慢慢兒的走，不用擔心對面有來人碰你，更不會有斜刺里衝出一輛汽車來的事。你碰崎嶇不平，污穢不堪的街上走着，首先展開在你眼前的，是夜之延安的街景，大轟炸後的一片慘然景象，沒有燈光，沒有夜市，連「犬吠深巷中」的幽靜，也享受不到；偶然有一個人，在旁邊經過，那一定是個老鄉，為走近路而在城里通過的！你看他步伐匆匆，像個游魂似的，一會就消失在黑暗中了！有時，也能夠在這遠遠的地方，瞥見一點磷光。那是一瞬間就消滅掉的！兩旁沒有茶館，酒樓，有的只是斷垣殘壁，「吊桶郎當」的樑木椽子，在晚風中搖擺。

當這個時候，你一定會感覺到周遭的空氣的陰森，胆小的話，將要毛髮聳立，加上從旁邊小巷裏掃過來的陣風，帶給你一股溼霧的氣息，你也許要疑心是走入了閻羅寶殿了！

在大街上，你大胆地向城的西北走去，你可以在城脚下，看到碩果僅存的一座屋子，大門上寫着一行字「西北旅社」。

當心，你不要因為走得太累了，或者一時想舒服，而冒然地踏進這罪惡的淵藪，曾住有多少咸榆道上的旅人，在這樣夜裏，在極度疲乏的酣睡中，無聲無影的永遠消失了。

，使得無數的仁愛父母，企望着愛子歸來，多情的妻子，空守着寂寞的閨房！

也許正當這個時候，有一兩聲清脆的女人笑聲，從窗櫺裏飄盪出來，好像是森林中鳥鳥的清唱；間或隔雜着低的歌曲，歌詞中包含着南國的風味。

她們在裏面幹什麼呢？是在縱情的快樂嗎？

不，這裏不是俱樂部，是人肉市場，她們不過是爲了生活，在出賣靈肉，以求欲望的滿足。

夜，在這裏同樣是散布着肉的氣息！

同樣地女人的乳房高聳，大腿的裸露！

同樣地男人錢袋裏的紙幣！

可是「偉大的革命家」，說這裏是「最前進」的地方！

步出北門，在閃閃的星光之下順着延水，踏在軟軟的細沙上，舉步方步，你一定

會張開胸，仰天一聲長歎：「想不到在祖國的邊角上。也曾有這樣不乾淨的所在！

在這樣的夜裏，正有人在吞噬人，！

對岸是清涼山，夜風中，傳來死屍的臭氣！

對面的山腰裏，天天有多少有作爲的青年被埋葬，而他們正是爲革命而來的！

孰許，現在又趕着黑夜的掩護，在挖掘誰的墓坑吧！

「國旗」

當我要離開延安的一天清早，出南門外二三里，在東邊一個山坡上，一整列峯洞前的平台上，看見在曉風中招展着一面國旗！

「國旗」！我的一位同行者驚呼我、抬頭一看，也的確，詫異了一下：「在延安看見國旗是難得的！」

當然，那就是陳紹禹在參政會上「理直氣壯」地所稱：「貴黨」「中國國民黨膚施縣黨部」的招牌就在延安掛着」的所在地：同時，陝西省的膚施縣政府也在一塊！聽說、在延安大轟炸以前，黨部與縣政府還在城裏，一座城還算是黨務與縣政的行政範圍；現在居民都出城了、都住在「邊區」去了，而黨部與縣政府，也被迫搬去這住，新市場與北市場，都是「延安市政府」的行政區，陝西省的膚施縣政府，在膚施縣，竟就沒有插足餘地！這大約就是「統一戰線」吧？

不久以前，八路軍發表了一個通電，中間說「邊區」處境：「大軍圍攻於外，點線工作密佈於內」，所謂點線、恐怕就是指這個，「破壞團結」的特務機關！

不過，在這樣環境，縣黨部同縣政府，也做了些不可磨滅的功績：首先，這一面國旗，使得每一個將要走進延安城內的青年，觸目領會：「這兒還是中國的領土」；其次，在新市場和城牆附近，黨部與縣政府，通力設立了好多壁報牌，有統一與奮鬥兩張壁